

楊沫文集

杨沫 / 著

卷肆

中短篇小说选

作者以她厚实的生活积累、敏锐的观察能力、朴实的语言文字，在这些优美流畅的文章里，记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，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。尽管时代的局限性在某些篇章里留下了痕迹，但跃然于纸上的却是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。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全民
阅读
精品
文库



杨沫文集

中短篇小说选

杨沫 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杨沫文集. 4, 中短篇小说选著. —北京:

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 1

ISBN 978 - 7 - 5171 - 1045 - 3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313202 号

责任编辑: 张志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 27.25 印张

字 数 378 千字

定 价 50.00 元 ISBN 978 - 7 - 5171 - 1045 - 3

目 录

中短篇小说

浮 尸	2
怒 涛	6
死与逃	12
某家庭	18
接小八路	23
翻身爱情	26
苇塘纪事	37
一个平凡的女人	82
我的忆念	91
房 客	97
汇 报	112
我的医生	135
红红的山丹花	148
素不相识的大娘	160
生死搏斗的七天	163

报告文学

徐庆文和南韩继人	190
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	217
站在八十年代的地球上（续篇）	314

电影文学剧本

青春之歌	354
------------	-----

中短篇小说 >>>>>>

浮尸

春天的早晨，大沽河两岸，低垂的柳丝荡漾在温煦的春风中。从柳隙望见远远的几株碧桃浅笑似地随风招展。太阳照着河水，河面上闪烁着鱼鳞般的金光。微风吹动了不知从何处漂来的几具浮尸，污脏的脸变成棉絮一样的臃肿、怕人。这里面有一个青年人，紧闭的双眼上面有一双浓黑的眉，破烂的衣袖露出坚实的臂膀。他直挺挺地浮在河水上，尸体随着微风轻轻摆动——有谁知道他就是汪村的于小三子呢？

秋天的野地里，高粱叶子的青气混合着野花的香味散荡在汪村的周围，野兔子飞似的在田野里奔跑。早晨的太阳照到村西于老婆子的屋顶，这上面正飘荡着蓝色的炊烟。于老婆子自从天色微明送走了儿子于小三子，便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吸着二尺多长的旱烟袋。她不断地吸，一袋完了又一袋，一面吸一面叹息地摇着头。这样过了好久，她忽然抬起头看见正在灶前烧火的媳妇。

“饭好了吗？”她转过脸问媳妇，“小三子这会儿该到火车站了吧？”她从没有到过十五里以外的火车站，但她却很自信地说。

媳妇低着头，眼睛看着躺在怀里吃奶的孩子，手里把柴一束束向灶里添。听见于老婆子的话，情不自禁地把眼泪滴在孩子的脸上。

“妈，饭还没熟……”媳妇羞怯地说，“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”

“多则一年，少则半年。他不是说过了吗？”于老婆子苍老的脸上堆起了笑容，“好孩子，别着急。咱们的日子往后就有了指望了。要不

是咱们这样连糠都没得吃的日子，我也是舍不得让他出远门儿呀！自从他三岁死了爸爸，我就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。你爸爸又没给我们留下半亩地，我给人家当使唤人受了多少苦、多少气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拉扯这么大，我也是舍不得让他走呀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于老婆子的眼睛潮湿了，“好孩子，别难过，不多日子，他就会平平安安地给咱们挣回老多的钱……他不是还说给你扯些洋布回来吗？”于老婆子觉得儿子被她怂恿到遥远的地方去做工，抛下媳妇孤独地带着孩子，心里有点歉疚。她强装笑颜安慰媳妇，嘴里仍旧噙着二尺多长的旱烟袋。烟雾袅袅地向上飞腾。

于小三子走后的第二天早晨，许多老婆婆都走来看望于老婆子。这里面还有同于小三子一同出去的王老五和周起的母亲。土炕上坐满了人，冷清的屋子顿时充满了热闹的气息。

“于大娘，你真好造化，养了这样一个好儿子，能到外面去挣钱。”隔壁的张二婶，睁着两只小眼，羡慕地向于老婆子说。

“真是，王大嫂子，于大娘是个有福气的人，才养了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好儿子。如今庄稼人是没有活路了，今天这个粮，明天那个捐，听说不久连人带狗都得上捐了。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！？”头发白得像霜一样的郭大娘，一边感慨地向大家说，一边用手指着别人的膝盖，“依我看来，除非到外边去，外边的洋钱听说堆得像山一样高。”

屋子里响着一片唧唧呱呱的笑声。

于老婆子听了邻居们羡慕她的话，仿佛儿子真的已经发财回来一样的高兴起来。她被多年劳苦侵蚀的皱纹舒展开了，笑容堆满了脸，身子竟至高兴得有些颤抖起来。

“什么好儿子呀，不过穷逼的罢了。他要是顺顺当地回来，我可不光要烧高香，还要请大家伙儿喝酒哩……小顺妈，快去烧水，老姐妹们在一起先喝碗茶。”于老婆子用钥匙打开屋子里唯一的破柜，仔细地取出一小包茶叶交给媳妇。媳妇低着头，垂着眼皮，头发散乱地堆在头上，默默无语地在火罐上烧水。

“嘿，哪至于这么汉子迷呀！这一屋子人都有说有笑，唯独你哭丧着脸。不识好歹！不用急，过不了几天他就回来跟你……”于老婆子

的高兴，被媳妇悲苦的脸色激恼了，当着许多人指手画脚骂了起来。媳妇仍蹲在火罐旁边，眼泪一滴滴地掉在地上。

客人们觉得空气凝重起来，便一面劝着一面走散了。

次年春天，汪村的四周被绿油油的麦垅包围的时候，到处都充溢着野花的馨香。于小三子走了五个月了，却毫无音信。于老婆子天天盼望儿子的消息。她对债主们都说得很好，儿子不久就会寄钱来。晚上，她一夜夜都惦记儿子不能睡觉。夜里一切都是静的，只有不远的王老爷家的大叫驴常常高声地叫喊；在黑暗的炕角有时也有明月的清辉，照得破旧的屋子灰蒙蒙的。这时，常常在她心里涌起了许多希望和想象；小三子穿着整齐的衣裳回到家里，手里拿着白花花大把的银洋和几匣子好吃的点心。王老爷的十块钱，趁早还给他，那时，看他还敢再说一句不好听的……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于小三子没有回来，更没有钱寄回来，任何消息也没有。于老婆子的热望渐渐冷下来，惶恐和不安，使她脸上的皱纹更加叠深了。她一天不知对媳妇说多少次这样的话：

“他不是说到了地方就寄钱的吗？怎么这么多日子连封信都没有呀？怪事，不要出什么事了吧？”

“你问他呀！”媳妇总是这样回答。

于老婆子一天比一天忧愁起来，旱烟袋也总不离手了。她这时想起儿子走前，村里小学的李先生对她说的话。他说，“介绍小三子出去的王老爷不是好人，他是专替日本人当走狗，骗乡下人到东北当劳工卖命的。日本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，把中国人看得连狗都不如。小三子不一定真是出去修铁路……”于老婆子想起了这些话，心里更加慌张起来。她想去找李先生再问个详细，儿子是不是真被日本鬼子骗走了。但是李先生已被王老爷撵走了。她只好找到王老爷家里。

“老爷，小三子走了五个月，怎么一点儿信儿都没有呀？他……他媳妇想他成天哭……”于老婆子颤抖地立在王老爷面前，一面说一面抹泪。

王老爷横躺在床上吸着鸦片烟，轻淡的烟雾在他的头上发着浓浓

的烟香。听完了于老婆子的话，王老爷慢慢地抬起头，摸着八字胡，微微地笑了笑。

“于大嫂，你急什么呀，男人们常常是三年五年不回家，也没有信儿，可是也许有一天一下子发财回来了。你是个好妇道，菩萨绝不会错待你的。小三子许是要把挣的钱多多地积攒起来一起带回家来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王老爷的眼笑成了一条缝，“你们不用着急，要是少什么可以先由我这里借去，利息好说，大家都知道我是最心慈不过的……嘿嘿……”

于老婆子肩上背着一斗米，笑着出了王老爷家的大门，向自己家里疾走。春风轻轻吹拂着她的破单衣，路旁的野草也好像看着她笑。“啊！啊！王老爷说的不错，菩萨绝不会错待我哩……李先生的话不大可靠吧……小三子回到家里，呵，白花花的银元，花洋布，还有几匣子点心，先还了王老爷家的驴打滚的债……”

一九三七年

怒 涛

太阳在东方的云端才显出火红的半圆，清晨的寒风凛冽地吹着。郊外野地里是广漠无边的一片，地里一堆堆坟头似的粪壤，树上的秃枝，构成了荒凉的晨景。一切是寂静，除了枝头不怕冷的麻雀活跃地吱吱叫着。

“工农弟兄们哪，我们是一家人哪……”

野地的破庙里，不知什么时候挤满了人群，从人群里突然爆发出悲壮的歌声，像潮水般波散在旷野里。这群人中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热烈的激情，在寒风中忘掉一切似的引吭高歌。阵阵歌声里充满了悲哀、愤怒与期望。一阵高起来像大海的怒涛奔涌澎湃；一阵低下去又像是潺潺的溪流，低缓呜咽。太阳渐渐升高了，火球似的照耀着寒冷得发抖的人群，大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渐渐庙外也围满了人——一群农夫农妇和一群乡下小孩子用惊奇的眼光向庙里的人们探望。歌声停止了，庙里的人都走出庙外，立刻两群人混成了一群。太阳虽然很高了，但是野外的冷风仍然刀子样砭着人们的骨头。大家还没有开口，一个农夫直爽地抢着向这群人说：

“大清早的，你们这些先生们是做什么的呀？”

“我们是找你们来谈话的，还给你们唱些歌儿听听。你们实在太辛苦了，一年四季不得清闲，可是还不易得到几顿饱饭吃……”人群中的美真说话了。她的脸冻得紫红，头发被风吹得左右飘动，她的大眼却含着热情的光射入每个人的心上。

“是呀，你们这些城里的先生们倒很知道我们的苦处。现在是一年比一年难过了。什么东西都贵得出奇，可是我们出产的粮食却卖不到钱。前些天

日本小鬼子打靶，官家还强迫我们搬家、腾房子给他们住；还要留下人侍候他们。他们是谁的祖宗呀？这么尊贵！”一个乡下老太婆额上堆满了劳苦的皱纹，连珠炮似地一气喷出了这些话。显然，这些话蕴藏在她心中好久好久了，所以一遇机会便毫不犹豫地说出来。

“是呀，我们中国人可被小日本儿欺负坏了！不但你们乡下人不得好过，就是我们在城里念书做事的人又哪里能好过？全中国被鬼子扰得没有一块好过的地方。他们成了我们的皇上，说杀谁，就杀谁，说捕谁，就捕谁。我们要不把他们打出中国去，那我们大家以后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！”四光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粗壮的身体，散乱的头发，一对热情聪明的眼睛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也许因为太激动了，嘴里的唾沫飞溅在他旁边人的脸上，使得那个人不由己地用手遮住了脸。

“先生，你说的话真是对！就像那天，日本鬼打靶，从我们村子外走过，我没想到碰见他们，不知哪个狗养的东西竟用枪把朝着我的后腰狠命地打了几下子，我哭着逃回家，向爸爸说，叫他帮着我去打这些狗东西！爸爸不敢惹他们，说他们可厉害，还要拿枪弹打死我们呢。到今个我的后腰还痛呢。我要有枪，我不像爸爸那么胆小，我要拿起来打这些狗强盗……”一个衣衫褴褛的乡下孩子，年纪约莫十三四岁，瘦削的脸上，流露着天真的神情。他一边愤恨地说着，一边摸着后腰，仿佛余痛还在苦恼着他。

一阵无声的默契过后，旷野的寒风中又响起了嘹亮的歌声，歌声播散在广漠的空中，深深系住了每颗沸腾着的心。小孩子们瞪着小眼，张着口，他们很感动地用热情的眼睛望着这群城里的学生。

晚上，城市的街上，映起了万家灯火。虽在寒夜，街头的人、车，还不断匆匆来往。美真一个人踏着归途，向她住着的银闸胡同里的公寓匆匆奔去。走到那个黑漆漆的胡同里，美真觉得寂寞起来，嘴里就哼哼起歌曲。早晨在旷野中那雄壮的一幕，又映上她的心头。她想着：多么使人感动的诚朴的农民呀！中国绝不会灭亡！除了少数汉奸，这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谁不燃起了愤怒的火？我做得对！我一定要献身在这伟大的狂涛里……美真一边想着，一边在嘴角上泛起了孩子样的

愉快的微笑。

开了屋门，美真进到里面，屋子一天没有烟火，显得那么阴森寒冷。昏暗的灯光，静悄悄的院子，更衬托了这小屋的冷落。房东跟了进来向美真说：

“今天城外葛庄来了人，说您的小孩子有病了，叫您快些去看看。”

美真听了这话，心里猛然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，进来时的活泼顿然消失。她呆呆地向房东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房东出去了，美真拉了一把椅子，把头倚在桌上，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在她眼前闪了一下，她想起了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小萍，接着又想起了分居的昭——那个瘦长的固执的大学毕业生，使她心里感到了难忍的悲痛。白天所得到的壮烈的兴奋，一刹那间都消失了。小萍瘦弱的悲怨的脸在凝视着她，她忍不住猛然从椅子上跳起，伏在床上哭了。

夜深了，四周的一切都沉入了死静。美真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墙洞里的老鼠发着瑟瑟的声音。一个温柔的旧梦，跳上美真的心头。她想起了过去的甜蜜生活，这生活虽然离她已很远了，但现在想来还仿佛是昨日的事。那静静的安谧的日子，昭对于她的诚挚的热爱，小萍的灵活的大眼，眯眯的笑容，母子相抱时动人心脾的欢乐，今晚都像电影一样在她眼前映放起来……

如今，昭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她恨他顽固落后的头脑，妨碍她前进才使她决心离开他。但想起他们最后离别时，她抱着小萍从他的寓所走出来，两人泪眼相对的那一幕，美真禁不住蒙头哭起来了。

美真是一个笃于信仰，富于热情的诚实的女大学生。她长得并不漂亮，但有一双燃烧似的眼珠，灼灼的含蕴着无限的热力。两条浓而细的长眉，窈窕而活泼的姿态，常常给予初见的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在她十九岁正上大学那年，与昭相爱上了，不久他们就住到了一块儿。她依靠昭的薪金过了三年，又有了现在的小萍。但美真是一个性格奇怪的女人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她对于这种安逸的生活，忽然恐惧起来。丈夫和儿子的爱，并不能满足她的精神需求。她想起千千万万饥寒交迫的人群，使她再不能这样安静地生活下去。但昭却正与她的见解相反。他以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庭、丈夫和孩子，去为什么远不可

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。他只愿意美真呆在家里好好照看孩子。因为美真我行我素对实践的努力，他们和平温馨的生活开始剧烈地冲突起来。冲突的结果，他们只有分开了。于是美真抱着五个月的小萍，开始了漂泊生涯。她离开昭，遭到家庭和朋友们们的歧视。但她不管这些，穷困没有折服她。只有把小萍从她怀里扔到一个陌生的人家去寄养，却常使她做母亲的心，感到难言的悲痛。

由于一天的劳累，美真毕竟疲乏得入睡了。但小萍的病，像恶魔一样扰乱着她，窗纸才有些发白，她就醒来了。朦胧中看见桌子上那张嬉笑着的小萍的照片，使她陷入了沉思：“如果不是我狠心地离开了他们，我何必受这种痛苦啊！”美真的心开始动摇了，她感到一种奇异的悔恨情绪，她的心像火灼一样疼痛。过去的生活给她的印象太深了，虽经过强烈地压抑，使她在忙于工作的时候忘掉了这些。但在这样寂静的清晨，连聒噪的麻雀也还没有叫喊的时候，不由得又使她沉入回忆里：那米黄色的小橱柜，橱柜上的两人小照，以及那经常低垂着的绿色窗幔，还有昭的两条热烈的臂膀……小萍躺着的摇篮轻轻地缓缓转动……美真不能再想下去了，她咬着自己的下嘴唇，凝望着天花板，静静地忍尝着痛苦的侵蚀。天色大亮了，她想去看她的孩子，无精打采地从床上爬起来。猛然，她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，这事几乎被她因忧烦而忘掉了。她不能不去，她是一个小领导者。但她这时却没有心绪去，她心里焦虑的想着孩子的病。正在这时，门响了两下。

“进来。”

四光进来了——像进来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暖流。他的蓝布长衫今天洗得很干净，脸上也刮得很白，眉宇间洋溢着兴奋的笑容。一进门就向美真笑道：

“你怎么起得这样晚呀！忘了那件要紧的事了吧？大家都在等你……”四光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忽然发现美真的脸色很难看，于是又接着补了一句，“你病了吗？”

美真让四光坐下，低声地说：“不，我没有病，不过心绪不大好。”

“噢，真奇怪！我还从来没有看见你这样沮丧过！为什么？”四光惊讶地说。

“小孩子病了，我想去看他。实在抱歉，今天我不能同你们一块去了……”美真说到最后一句话，有点儿迟疑，显然，她有些怕她的同伴笑她情感太脆弱。

“美真，这不对！孩子的病固然要紧，但我们的工作却千百倍重于孩子的病。你已经为了大众的幸福，牺牲了你个人的幸福，如今只为一点小刺激就萎缩了，你自己会感觉惭愧的。”四光庄重地说着。他的眼盯住美真的脸，从他的眼中射出的热情希望的光芒，使得美真不得不羞惭地低下了头。

屋子里静默了，美真半晌没有开口，结果，还是四光说话了。

“美真，走吧！大家都在等你。你一向是多么勇敢、坚强，怎么忽然变了？你冷静一下，想想目前的时局是多么危急——敌人昨天又在青岛大批捕杀我们的工人……多少人都在等待你参加。走吧，美真！一到那种场合，你就会忘掉你的痛苦的。今天先派小张去把孩子送进医院，明天你再去看他不成吗？”

美真把牙一咬，把头一扬，决然地和四光一起走出门去。

大马路上不知从哪里集合了大批的人群，人群像海潮似的向前滚动。许多男女青年的手中拿着各种小旗子，一声声的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打倒汉奸卖国贼！”“中国人起来救中国！”的口号声，山崩海裂般地响彻了云霄。大队继续前进，继续高喊，没有寒意，一个个的额上渗出了大粒的汗珠。渐渐前边四周都布满了军警，军警越来越多，几乎压过了游行的群众。明晃晃的刺刀，粗大的木棒，高举在他们的手上。

“站住！散开！不许走！”军警们的吼声，使一部分群众站住了。有胆小的鉴于上次水龙和大刀的凶猛，几乎要跑出队伍了。但美真却出现在前面的一队里，她高昂着头，手举着旗子，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睁得又亮又圆。夜来的愁闷，这时完全忘掉了。她与大队有节奏地同声高喊着：“前进呀！前进！冲破各种障碍，要得到我们的自由，前进吧！前进……”

群众越来越多，军警也越来越多。马路上人山人海。两旁铺户，吓得纷纷要关门，但他们似乎也被这伟大的行列感动得有些犹疑。军

警制止无用，群众继续前进，口号声过后接着是更加整齐、更加感人肺腑的救亡歌曲。千万人的呼喊，变成了巨涛样的怒吼，有的人竟声泪俱下。

忽然群众里面起了大大的骚动，人群像潮水般地倒下去，军警们的棒子像雨点一样在空中乱飞。只听见“军警先生，我们是一家人呀”的声音，混合着呼声、歌声、脚步声，奏成了混杂高昂的音乐。善真与四光并排走着，高举着他们的小旗大步前进。他们高声喊着：“不当亡国奴！前进呀！我们的队伍永远前进……”

一九三七年

死与逃

—

北方寒冷的天气已经过去，大雁早飞回来了。三月的南风，微微地吹着，几片慵懒的白云无力地浮在天际，柳枝儿刚发出嫩黄的芽。靠近铁道边的田陌里是绿油油的一望无垠的麦垅。正午温暖的阳光照着一群在地里劳作的农夫，一个个赤黑的脸上浮着豆大的汗珠。他们低着头，各人忙着拔去麦垅中的杂草，很少开口说话。只有枝头的小鸟欢跃地叫着。大地是多么宁静啊！

吃中饭的时候到了，渐渐地里的人都走了，最后只剩下矮个子王老祥一个人。他看着人都走尽了，就懒懒地站起身来，伸直了腰，打了一个哈欠，两只浮肿的眼，向远远的天边瞟了一下，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她该做好饭了吧？回去吧。”

王老祥掬着锄头，走回村里自己家的柴门前。脱了毛的老黄狗，正在篱边破罐里舐食残冷的食物。屋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为免家灾，在佛龛前点的三炷香袅袅地飘着轻烟。五岁的儿子小保坐在炕角，低着头，扯着身上棉袄的破絮玩。见王老祥回来了，睁着两只乌黑的眼向他看了一会儿，猛然哇地一声哭了。

“爸爸，妈又走了呀！”小保抽咽地说，瘦削的脸上露出失去母爱的苦恼。老祥默默地点点头，一层悲哀的暗影掠过他的脸部。他抱起